

N V S H E N G M E I D U O

蓝调女人系列

原创长篇小说

女生梅朵

两性之间的博弈与算计

滕锦平 著

一部纵恣人生，书写于天堂与地狱交汇处的奇书。女生梅朵蜕化般的成长之旅，充满迷惑，混乱，疼痛，挣扎，乖戾，奇崛……在这里，生活以悖论的形式展开，两性之间满是博弈与算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原创长篇小说

蓝调女人系列

少生梅朵

滕锦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调女人系列:女生梅朵/滕锦平 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647-673-4

I.蓝... II.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387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330008

书 名 蓝调女人系列·女生梅朵

作 者 滕锦平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50 万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ISBN 978-7-80647-673-4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一部纵恣人生，书写于天堂与地狱交汇处的奇书。女生梅朵蜕化般的成长过程，充满迷惑，混乱，疼痛，挣扎，乖戾，奇崛……在这里，生活以悖论的形式展开，两性之间满是博弈与算计。欲望化时代及女性的生理事实给了她极大的压力，“爱”作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幸福的获得又是几多艰难。为了更合理的“两性契约”，女主人公的寻求、探索和抗争几乎无视险情。作品重点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生存情境，面临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所需要的姿态和智慧，以及她们对自我身心的重新发现。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当女生梅朵有了如此离经叛道的情感和身体经历之后，她还会有爱的信念和力量吗？意料之外的结局流露了作者的困惑，相信也是人类共同的困惑。



女生梅朵

蓝调女人系列
Z V S H E N C O M E I D U C

目 录

第一章 霞光与阴霾	1
第二章 缪司与撒旦	28
第三章 导师和他的鼻子	48
第四章 老熊及“玩世现实主义”	61
第五章 “漫游性寻偶”	70
第六章 爱情与化学	83
第七章 人体演绎	105
第八章 《前戏与巅峰》	114
第九章 恶之花	124
第十章 现世与来生	133
第十一章 五月花	147
第十二章 嫖娼事件	160
第十三章 男人的秘密	178
第十四章 受孕与受难	197
第十五章 博导与喜剧	208
第十六章 杂种	221
第十七章 我们的恶	241
第十八章 人啊,人	269
后 记 离自身有多远	276



蓝调女人系列
Z A S T E N
C O M E I D U C O
今生梅朵

第一章 霞光与阴霾

1

12岁那年，梅朵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料理。那天早晨她睁开眼，看到窗外一片紫罗兰色。梅朵做了个慵懒的动作，蜷腿起身，头发像乱蓬的鸟窝。再一挪动，便发现了床单上的血迹。斑斑点点，却立时就成了风景。梅朵像个侦探，一定要搞清楚那血迹的来历，结果忙得团团转，像一只非要捉住自己尾巴的猫。然后便是大叫，声音尖得像把长矛。

浦羽丰是闻声而来的。浦羽丰是梅朵的妈妈。从10岁起梅朵跟妈妈有了一个约定，平时彼此都要直呼大名。看到了床单上的血迹，浦羽丰的表情立时就沉了，脱下梅朵带血的内裤，眼睛很近地凑了上去。梅朵觉得浦羽丰的眼神怪怪的，那不叫看，而是深究，她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就是这种样子。梅朵半躺在床上，两腿分得很开，这个动作让人有些得意。不过，这跟床单上的血迹有啥关系？这世上到处都是奥妙。

浦羽丰的表情终于也像一幅画了，她似乎从哪里讨到了便宜，脸上除了满意，还有一种了却了什么心愿的实现感。她没有急于给梅朵穿上内裤，而是拿来一面镜子，正正地放在了梅朵的两腿之间。梅朵不仅是吃惊，且生生吓了一跳，就像一面安安静静的墙壁，猛地就长出了牙齿。



蓝调女人系列
Z < S H E N C O M E I D U O
梅朵

浦羽丰的声音也变了，解说员似的：梅朵，没关系的，好好瞧瞧你自己吧，这也是一张脸，另一张脸呢。然后详细讲给梅朵听，那些器官的名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还说有点晚了，真的是有点晚了，应该早点说给你听，谁知女孩子的身体调皮得很，总是在跟你捉迷藏。

这自然是梅朵的头一次。梅朵不是一个耐心细致的孩子，对待自己常常潦草极了。头上是马尾巴，身上是牛仔装，内衣皱巴巴的，下身发痒了便伸进手去用力地抓挠，那几近是一种虐待，图的便是个痛快。镜子里映出的东西怪极了，怪得让你想不通，按浦羽丰的说法，那是女人的另一张脸……天，真的成了一张脸，带着表情，在跟你挤眉弄眼。

其实早有人把这称作脸了，那是梅朵的朋友蓝蓝。那天在学校浴室里，蓝蓝光着身子张开双腿让梅朵看。蓝蓝比梅朵大两岁，已经初省人事了。问题是梅朵懵懂得要命，对这样的事情缺乏想像力。倒是蓝蓝提醒她：看到了么，这里长出了眉毛。“眉毛”让梅朵吃了一惊，脸的概念就是这时候冒了出来的。

梅朵发现蓝蓝上面的脸对下面的脸恨得要命。蓝蓝指着下身对梅朵说，真是丑死了，像老太婆的脸，又老又皱。蓝蓝又说那天她在家里熨衣服，真想把熨斗放在这里，把它烙焦了才好呢。

真是莫名其妙，蓝蓝的仇恨仿佛是从天边飘来的一朵闲云。梅朵把眼睛躲开了，心里多少有点怕。

浦羽丰的说法跟蓝蓝的稍有不同：瞧见了么，这里已经长出毛毛来了，淡淡的，软软的，像男孩子唇上的那层，知道么，你这也叫唇……梅朵，我除了要向你祝贺，还应该提醒你，女人，其实是很麻烦的，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

浦羽丰最后强调说：当然，做女人终究还是快活的。

2

从这时候开始，梅朵就跟别的女孩有些不同，眼神开始发怔，老有心事的样子。有时大家说笑得好好的，她突然就沉默了，合紧嘴巴，关起了一道门。当然还有她的身体。伙伴们都传梅朵不得了了，身上到处都有了“款”。梅朵那时不懂，只知道衣服和家具才有款式。听大家这样说，梅朵常常把脑袋垂下，仿佛做错了什么事。这些被浦羽丰看在眼里，她鼓励梅朵把头抬起来，说梅朵，你走在了伙伴们的前面，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从那以后，梅朵的身体对她有了不一般的意义，而且她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果然就变得骄傲了，书包里的卫生纸总是露着半截，成了一张成绩单。当然她也是最早佩戴乳罩的，她说她要是这样，她的两个咪咪就会不听她的话，跳起来飞走的。伙伴们最羡慕她的，便是卫生纸和乳罩。有谁曾见过她用过的卫生纸，红得像一片彩霞。梅朵会“尿血”，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本领，于是也都在心里盼着，哪一天自己“尿”出来的东西也会流光溢彩。

男人和女人是从哪一天开始，这是讲不清的。蓝蓝不止一次跟梅朵说，她的同桌老是占她的便宜。“占便宜”这种说法梅朵也是从蓝蓝嘴里听来的。男人生来便要占女人的便宜么？这是本糊涂账。跟身体的发育不太一致，梅朵的心智似乎没有及时跟上。

跟蓝蓝同桌的那个男生瘦得孤苦伶仃的，手像一对爪子。蓝蓝说他就用那爪子摸她。梅朵问她摸的什么地方？蓝蓝说有时是大腿，有时



蓝调女人系列
N V S H E N G M E I D U O
梅朵

是里面。梅朵问摸一摸有什么关系么？蓝蓝抬头瞧瞧梅朵说，倒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夏天，穿着裙子呢，他一顺手就摸到了。梅朵又问摸到了很难受么？蓝蓝眨眨眼，神秘起来了。过会儿才说其实不太难受。梅朵越发不明白了，那怎么还叫占你便宜？是你占了他的便宜嘛。

蓝蓝住了声，像是给难住了。便说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男人摸女人一定得女人同意，不同意便是占女人的便宜。梅朵还是不明白，既然摸得很舒服，干嘛要不同意？都来摸才好呢。蓝蓝这才给惹恼了，说都来摸你才好呢，你干嘛不站到大街上喊，便宜占得要用汽车拉。

如今梅朵才知道蓝蓝是个地地道道的坏女孩。有一天放学后，蓝蓝领着梅朵还有她的同桌，一起来到离学校不远的小树林里。然后蓝蓝对梅朵说，瞧我够不够朋友，想占他的便宜使劲来，占他多少都没人管的。蓝蓝说完便走了，剩下梅朵跟那个男生，两人互相瞧瞧，就像是入了梦。

梅朵这才好好打量起蓝蓝的同桌，脖子细细的，一对兔耳，红鼻头，眼睛分得很开，占去了大半个脸。梅朵特意瞧了瞧他的两只手，指头又细又长，果然像一对爪子，瞧着让人怪不舒服的。

“爪子”先发话：听蓝蓝说你想占我的便宜，她让我给你送来。

梅朵突然就糊涂得不行，遇上了一道算术题，连加减乘除都搞不清了。梅朵穿的是裤子，问他要脱下来么？他说不用，把手伸进去就行了。他大概好久没剪指甲了，指头上长着刃呢。他摸得十分仔细，点点滴滴都没有放过。他说你这里很好，比蓝蓝的有意思，蓝蓝的太瘪了。梅朵说哪里？他指头一使劲，这里。梅朵说你手这么重，弄痛我了。梅朵说我觉得根本不舒服，你呢？他诚实地说，他觉得很舒服。梅朵说这样就等于是你占我的便宜了。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梅朵没有阻止他，让他摸了下去。后来他又摸了梅朵勃发的乳房，他说这里更好了，蓝蓝的却像一个很浅的盘子。

那天梅朵对他丝毫没有设防，奇怪的是爪子很有分寸，适可而止。后来他又让梅朵摸了摸他的，他那里太简单了，也就一根光溜溜的小

黄瓜。他说他的还不熟，再过些日子就不同了，他跟爸爸进过男澡堂，看到的一根根全都很威风。他还脱下裤子让梅朵打量，果然眉清目秀的，像个白面书生。

成人以后梅朵跟“爪子”有机会又见过一次面，梅朵曾问起过他，你当时除了想摸摸，就没有别的念头么？他说没有，真的没有，那时候他以为女人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为了让人摸的，摸到了，便可以了。这时他坏笑笑，说怨他自己糊涂，错过了那么好的机会。他又低声对梅朵说当初怪他犯傻，好不好让他现在补一下课？他还郑重其事地说，我敢打保票，你现在身上一定更好了。

3

浦羽丰是医生，在男性科。浦羽丰最早干的是妇产科，剖腹产做得像耍魔术，刀口缝合尤其精到，几乎不留痕迹。后来医院领导找到她，问她可不可以到泌尿外科，那里人手差得太多。那个领导是个行家，说不是每个医生都适合做手术，再说妇科跟泌尿科离得最近，差不多是邻居。浦羽丰有点不高兴，说照你的意思，还有一个地方也适合我，肛肠科。那个领导笑了，他知道浦羽丰等于是同意了。

作为妇产科和泌尿科医生，浦羽丰说这辈子她了解得最详细的，便是男女性生殖器，当然还有肾脏、膀胱及相关的附件。在他们家的客厅里，大张旗鼓地摆放一具男性生殖器的巨型标本。再一细瞧，更像一支燃烧着的火炬。

医生本该是个最无想像力的职业，可浦羽丰不同。有一次一个二



蓝调女人系列
Z V S H E N G M E I D U O
梅朵

蓝调女人系列 Z V S H E N G M E I D U O

十几岁的男人让他的情敌给剪掉了阴茎，浦羽丰给他做阴茎再植。手术非常成功，那个从垃圾箱里拣回的阴茎终于又活了，功能测验时甚至竖了起来。

按说医生的职责到此为止，余下的事情尽管让人家自己去解决。浦羽丰却偏偏多事，她叮嘱那个病人，由于再植，阴茎的形态有些变化，房事上应该做些怎样的补救。她又是手势又是画图，差点要来一个现场示范。要不是那位病人明确表示他已经会了，浦羽丰的指导不定会拖到什么时候。

在浦羽丰眼里，性器官统统是活的，而且是有主人的。

浦羽丰曾跟梅朵坦率地说过，那个接活的阴茎有一道明显的接口，看起来反而更雄健更硕壮，就像嫁接上去的一个更优良的品种。浦羽丰说她不能不动开脑子，连那些细节都不放过，像是即将受用那个阴茎的是她自己……

梅朵那时明明白白地对她说：浦羽丰，你真不要脸！

浦羽丰对此从不为自己辩解，她压根就承认自己是个性趣高涨、性欲旺盛的女人。她说她可以两天不吃饭，却绝受不了两天不性交。她说的是性交，而不是被别人说滥了的做爱。性在她哪里既是本能，也是一种飞翔和创造。这叫命里注定。

医院后来成立了男性科，浦羽丰头一点就转了过去，是那里唯一的女医生。几年下来，她为男人们做检查时至今也保持着新鲜感，她说那就像指纹，每个人都不一样。检查时她细致入微，俨然是把玩爱物。当谁的出现了功能障碍，阳痿、早泄或者莫名其妙地突然萎缩，她为他们治疗起来常常设身处地，安慰他们切莫着急，告诉他们怎样改进动作，调整体位……那些男人们常常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当然也有不领情的，浦羽丰曾经遇到过一位对自己“不满意”的男人，他说他每次性生活都很勉强，不管他做什么，老婆那里都几乎没感觉。浦羽丰为他做了检查，说你其实没什么病，只是不够有力，应该加强相应的锻炼。浦羽丰还告诉他一些锻炼的要领。那个男人有些不情

愿，嘟囔地说，有练腿的，有练腰的，还从没听说过有练鸡巴的。浦羽丰执拗地对他说，是的，锻炼，没错的，就是要像锻炼身体那样去锻炼，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浦羽丰骄傲地说，只有男科医生才配用“妙手回春”这四个字。

4

自从梅朵来了月经初潮，浦羽丰便不时地跟她说，这里最要紧的是卫生，要天天清洗，用专用的盆子；卫生巾要买有质量认证的，而且越软越好；要定时做自我检查，包括目测和手检；还有乳房，要对着镜子仔细瞧，大小，对称，软硬……

浦羽丰不知说了多少次，梅朵听得耳朵都起茧。倒不是从她话里挑出了什么毛病，人怎么能活在这样一种操作里？这不仅麻烦，也明明是可笑。梅朵说我才不呢，管它那一套呢！浦羽丰闻到了警报，连说小丫头你疯了，这都是女人最要紧的地方，就算你不为自己想，那也得为你将来的男人想想。

浦羽丰不说“你丈夫”，或者“你爱人”，而是“你男人”。她是个不肯啰嗦的人，从梅朵少年起浦羽丰就不时地向梅朵提到男人。她说男人其实比女人更重要。

几乎从一开始，浦羽丰就扼杀了梅朵的羞涩感。前几天梅朵的乳房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一侧出现了一个小肿块。浦羽丰对普通外科不是很有把握，带着梅朵去看医生。

梅朵已经初省人事，要浦羽丰为自己找个女医生。浦羽丰就像听



蓝调女人系列
Z V S H E N G M E I D U O
女生
梅朵

到了傻话,说女医生?怎么能找女医生?女医生顶什么用!浦羽丰的逻辑非常奇怪,女医生最适合给男人看病,而女人有了病则一定要找男医生。

她坚持找了那位她认为最优秀的男外科医生。男医生检查后说,没关系的,是发育期的问题,肿块很快就会自行消失的。

浦羽丰还是不放心,问人家能彻底消失么?会不会影响手感?我是说将来?她起劲地强调着“手感”还有“将来”,连糊涂人都明白那个意思了。男医生笑了,说放心吧,有你这样的妈妈,女儿的“将来”错不了的。

当然梅朵还不是太明白,她问浦羽丰“手感”是怎么回事?浦羽丰郑重其事地告诉梅朵:女人的乳房不仅是用来哺乳的器官,还具有性意义,或者说它也是让男人来抚摸的,这种抚摸很美妙,男女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快感。梅朵听得怒火满腔,当即表示谁敢摸我的我就宰了谁!

可是这话已经晚了,梅朵早就被爪子摸过了,而且刚刚被那个男医生又摸了一次,于是就哇地哭了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其实梅朵倒不是真的有什么伤心,而是不明白凭什么会这样?自己的身体好像不是自己说了算,冥冥中似乎还有一个主宰。梅朵想不通的就是这个。

5

梅朵跟浦羽丰第一次大吵是因为老秦。老秦是梅朵的继父。梅朵学着浦羽丰的口气,也喊他老秦。浦羽丰曾对梅朵说,至少你也应该叫他秦叔叔。梅朵说我不,我就叫他老秦,谁让他把爸爸赶走了。浦羽丰

说不是他,把你爸爸赶走的是我。梅朵说我不管,反正我爸爸走了,他就来了。

浦羽丰叹口气,知道梅朵根本不论理。

梅朵的爸爸梅乾坤,在一所中学里教高中语文,日子一直过得晨钟暮鼓,不慌不忙。倒不是因为他肚子里装了多少秘诀,他说其实每个人的日子都透着节奏和韵律,谁都是一边走一边打着拍子的。这话有点弄玄,浦羽丰一听眉头就皱了,说那是小姑娘,一边走一边蹦蹦跳跳。梅乾坤拗起来,说你也一样,不过你的拍子有点乱,隔三差五,像受了虫灾的农田。浦羽丰不愿意听,咬着牙说,你才农田呢!

浦羽丰说她原本是要嫁给她的一个同班同学的,那人高个子,宽肩膀,十根指头像钢琴师的。浦羽丰说一看到那双手她便想入非非,立时就联系上若干的医学梦想,比如心脏移植、断颈再植什么的。

在心智方面,浦羽丰是个极其简单的人,简单得甚至让她身边的人时常感到悬心。她头一次向那个男同学表白,男同学当时有些吃惊,眼神直直地递过来。浦羽丰说这半点儿也不奇怪,不管两人认识多久了,一旦从婚姻的动机出发,就得从零开始。那个男同学很快就想通了,浦羽丰摆在那里,货真价实的样子。后来便有了来往,该做的都做了,就差脱衣服上床了。浦羽丰说她的乳房一大一小,就是因为他的手当初照顾不周。

只差一年就毕业了,那人却莫名地得了怪病,先是从脚烂起,很快就烂掉了;然后是手指头,一根一根地烂。也就两个多月,人就没了,整个身体就像燃着了的蜡烛,渐渐啥都不见了。浦羽丰说到今天她也没搞明白,这究竟是一场病还是一场造化。只是为那双手惋惜,她再也没见过更出色的手了,指尖上长着的仿佛不是指甲,而是手术刀。

男友去世后,浦羽丰对感情变得麻木且随意,索性闭着眼瞎摸,摸到谁是谁,不巧就把梅乾坤摸到了。医大和师大离得不远,毕业前夕两校频繁组织学生联欢,浦羽丰就是在联欢会上认识梅乾坤的。据浦羽丰说那天别人都在跳舞,他们两个在一起聊。梅乾坤很健谈,主要是谈



文学，普希金，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无非是在中文系里学的那些课程。跟人打交道，中文系的那一套很管用，浦羽丰说，不像她们学医的，肚子里的东西不能乱来。

浦羽丰记得很清楚，那天梅乾坤为她背了英国诗人彭斯的那首《一朵红红的玫瑰》：

啊，我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它美妙地演奏起来。

你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姑娘，我爱你是那么深切；

我会一直爱你，亲爱的，一直到四海枯竭。

.....

浦羽丰其实不是太懂的，听懂了的那些又觉得肉麻。但是梅乾坤儒雅的外形，加上好口舌，加上彭斯的诗歌，给她的整体印象非常刺激。浦羽丰说她仿佛吸了毒，有些不能自持，只能听人家摆布。毕业后她留在附属医院，梅乾坤到了一所重点中学。那个年代提倡移风易俗，结婚是件简单事，简单得叫人有点瞧不起。

婚后两人便开始了厮守。浦羽丰说这是她不太擅长的事。她跟梅朵说，好在梅乾坤是个挺会打交道的男人，里里外外总能给你一份安稳。她说梅乾坤这人是太善于料理了，简直像一个拿手的管家。后来梅朵问过梅乾坤是这么回事么？梅乾坤没有马上回答，过会儿斟酌地说，对婚姻的感受因人而异，我没有刻意营造，只是很自然地去做，越做越顺手。浦羽丰这样说有她的用意，仿佛我对她是做了手脚的。

好长时间梅朵对他们婚姻的基本状况并不知底，主要因为浦羽丰的描述毫无条理，不光是讲不清梅乾坤，而且还讲不清自己。她只是一再地强调，自己太马虎了，实在是太马虎了呀。

梅乾坤说他真的是很爱浦羽丰的，爱得有些糊涂，咬定了那缘分，死活都不松口。梅乾坤说浦羽丰的确是有很多毛病，用理性的眼光考

量，她既不淑女，也无侠气，既非古典，也不现代，谈不上善良，也扯不上恶意……明明是一本糊涂账。可他就是迷恋她，一见了她心肠便软了，觉得她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照料，她对他的意义，明摆着很宿命。

浦羽丰对这一套很不买账，说这算什么呀，好些男人都会这个的，像你爸爸，你要是不叫他忙活，首先受不了的便是他自己。女人都是这样被感动的。好长时间她也以为自己要的就是这个。浦羽丰说你爸爸是天底下最会做的一个，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全是糊弄女人的那一套。那天他又要给我背诵彭斯，我随即说你少来，当初我就是上了你这个彭斯的当。

6

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梅乾坤才终于告诉梅朵，浦羽丰嫌弃他的真正原因。其时梅朵的两只眼珠差点飞了出去。

接着梅朵便去找浦羽丰。浦羽丰的勇气让梅朵吃惊。她直视着梅朵，丝毫不躲避梅朵问罪的目光。她说你爸说得没错，我是那样的人，从你姥姥时候起，我们家就出这样的女人，别这样看我，你也是，你是我的女儿，你要不是就怪了。

没想到浦羽丰又从老秦那里说起。那天他们两个值夜班，没有急诊，老秦晃着个膀子在她面前走来走去。老秦在科里以“鲁班”著称，变性手术做得瞒天过海，简直就像微雕。至于他是怎么离的婚，当时倒没几个人说得清。

没有急诊，通常便是睡觉。正睡着，浦羽丰觉得有人在动她的身



蓝调女人系列
Z V S H E N Z C M E I D U O
梅朵

体，睁眼一看，是老秦。老秦的好色也是出了名的，科里几位漂亮女护士都让他占过便宜。领导找他谈过几次，每次都认错，可是过后依旧不改。好在老秦人缘不错，又是独身，熬不住了，犯点儿小错也难免。女护士们也都很原谅他，也没觉得他让自己吃了什么亏。

头一回浦羽丰还半睡半醒，只是觉得衣服给人解开了，然后有重量压了上来，那感觉更接近一种运动。第二回，浦羽丰才大醒了，老秦的召唤太强烈了，浦羽丰说她当时要是再不响应那才叫死家伙呢！男女之事原来可以这样来进行，她那时光顾得开眼了。

真正让她感动的是第三回，那是她从未经历过的，老秦的细致及周到几乎是在绣花，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浦羽丰说当时她流泪了，她抱紧了老秦，说了些她现在想起还要脸红的话。

浦羽丰说每个女人都需要男人的开发，不过各人的“藏量”不同，“产量”和“产期”自然也不同。谁料得到她是个富矿，仿佛她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人世间的。就从那时起她的欲望无节度地膨胀，她几乎天天要干那事，否则便要发疯。不能说梅乾坤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但是他多少有些无能，他只能满足她的三分之一。

梅乾坤说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浦羽丰的身体渐渐成了他的敌人，时时要跟他作对，让他一见了便要发抖。梅乾坤不肯承认那是能力的问题，况且他已经有了些办法，支撑男人的面子没有多少问题的。问题是这种生活有多少合理性。常常是一上床她便要他，癫狂得不顾脸面，而且他完了她还不完……他觉得自己的日子给栓在了一架刑具上了。

梅乾坤对梅朵说你没见你妈妈迷狂的样子，整个一个瘾君子，什么都给瓦解了，意志力等于零，事后她就变得风平浪静，身心陶醉得如一潭春水。梅乾坤说到这时禁不住颤栗，浦羽丰从性生活中获得的究竟是什么，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知道这事不简单，他完全没什么经验，而且，他好像是有责任的。

后来梅朵又知道她姥姥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才跟姥爷闹离婚的，姥